

鲁迅校录

十大文言短篇小说今译丛书

唐白宋话传全奇本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唐

宋

傳

奇

集

十大文言短篇小说今译丛书

白话全本唐宋传奇集

鲁迅 校录

蔡义江 蔡宛若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七厂一分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625 插页4 字数240,000

1995年10月第1版 1996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4,501—29,500

ISBN 7-5325-2040-4

I·947 精装定价: 10.20元

前 言

唐代是我国小说发展史上极重要的时代，要说我国的小说是从唐代开始的，这也没有什么不对，因为在唐以前，小说还处于雏型阶段，如六朝志怪小说，严格地说还算不上小说。只有到了唐代，才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小说，那就是传奇。因其事属奇闻，或情节离奇，或传神奇怪异之说，故名，其实就是唐宋文言短篇小说。传奇之称是稍后才有的，它起于晚唐人裴铏的文言短篇小说集《传奇》（其书已佚），与后来戏曲中特别是明清时代以唱南曲为主的戏曲形式也称传奇是两码事。

作为文学作品的小说，从情节叙述到细节描写，都应该是有意识地运用想象和虚构，也必然有文采藻饰的铺陈和渲染，唐人传奇之有别于六朝志怪，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小说，主要就在于这一点。鲁迅在他校录的《唐宋传奇集·序例》的开头，就引明代胡应麟的话说：

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设幻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宋人所记，乃多有近实者，而文采无足观。

“传录舛讹”往往出于人们头脑中神鬼怪异的迷信观念，而“作意好奇”或故“设幻语”，则是自觉地在运用文学创作手段。因而在表现上也就有精粗之分。唐传奇“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讲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中国小说史略》）。此外，传奇的题材也比志怪大大扩展

了，增加了许多社会内容。历史的、政治的、官场的、市井的、家庭的、爱情婚姻和妇女的……形形色色，丰富多采。人物塑造、情节构思、语言文字等等艺术技巧，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同时也形成了传奇文体自己的特色，即不少作品往往文中有诗，韵散夹杂；以记叙为主，又兼有议论，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文备众体”，对后来的小说也有很大的影响。总之，传奇的产生，使小说成了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

传奇的发展，大体有几个阶段：初盛唐是志怪到传奇的过渡阶段，所存作品甚少，仅王度《古镜记》、无名氏《补江总白猿传》和张文成《游仙窟》三篇，内容多荒诞怪异。中唐是传奇最繁荣的黄金时期，作品数量多、质量高，现实性与社会意义也大大加强，诸如《枕中记》、《柳毅传》、《霍小玉传》、《南柯太守传》、《李娃传》、《长恨传》、《莺莺传》等名篇佳作，都产生于这一时期。晚唐时，传奇则趋向低落，数量虽仍不少，质量却大不如前；唯此时多传奇之专集，如牛僧孺《玄怪录》、李复言《续玄怪录》、牛肃《纪闻》、裴铏《传奇》、皇甫枚《三水小牍》等皆是。至宋代，已是余绪，文多迂腐拘板，无可称道。鲁迅在《序例》中有一段话，概括得十分精切，他说：

王度《古镜》，犹有六朝志怪余风，而大增华艳。千里《杨倡》、柳埤《上清》，遂极孱弱，与诗运同。宋好劝惩，摭实而泥，飞动之致，眇不可期，传奇命脉，至斯以绝。惟自大历以至大中中，作者云蒸，郁术文苑，沈既济、许尧佐擢秀于前，蒋防、元稹振采于后，而李公佐、白行简、陈鸿、沈亚之辈，则其卓异也。

此可谓定论。

《唐宋传奇集》自鲁迅校录完毕之日起，迄今已有三分之二世

纪,但它仍然是一部在一般阅读和专业研究上都非常有价值的书。用白话翻译出来,以方便读者,让它成为普及读物,使更多的人能观瞻我国唐宋时期优秀的古典短篇小说的丰采,确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因而我欣然地接受了上海古籍出版社李梦生兄的约稿。

《唐宋传奇集》与后来的各种同类选本比,是有其特色的,大略有以下数端:

一、只收单篇作品。如其《序例》所说:“本集所取,专在单篇。若一书中之一篇,则虽事极烜赫,或本书已亡,亦不收采。如袁郊《甘泽谣》之红线,李复言《续玄怪录》之杜子春,裴铏《传奇》之昆仑奴、聂隐娘等是也。皇甫枚《飞烟传》,虽亦是《三水小牍》逸文,然《太平广记》引则不云出于何书,似曾单行,故仍入录。”

二、重唐轻宋,黜伪求信。《序例》说:“本集所取,唐文从宽,宋制则颇加抉择。凡明清人所辑丛刊,有妄作者,辄加审正,黜其伪欺,非敢刊落,以求信也。日本有《游仙窟》,为唐张文成作,本当置《白猿传》之次,以章茅廛君方图版行,故不编入。”

三、择体较宽,足广视野。所录之作,有的为当今小说选本所不取,如李吉甫《编次郑钦悦辨大同古铭论》即是。或以为既称“论”,当入文集,非传奇小说者流,鲁迅则不泥于此,但重其实质。至如后三卷之《隋遗录》、《炀帝海山记》、《迷楼记》、《开河记》及太真、飞燕、梅妃、师师诸外传、别传,又以其体近史传,亦多不选。本集则不拘一格而收之,以补正史之阙,足广读者见闻,亦见当时传奇之风浸淫之广。

四、用心校勘,将可资参证的材料写入附记。本集经许广平相助选定后,鲁迅曾搜集多种善本互校,遇“字句有异,惟从其是”,并于书末出“校记”,注明某篇出于何书何卷,列某句某字在

诸本中之异文。所取文字虽偶有一二处可商，后来学者亦有撰文补正者，然其用心之勤，功力之深，远非根基浅薄之辈可及。又鲁迅于卷末附《稗边小缀》，是他平素“涉猎杂书，遇有关于唐宋传奇，足资参证者”，随手写取积累而成的；唐人传奇被金元以后的曲家、通俗小说家所取资的特多，凡耳目所及，也都略举以备考。这些都有参考价值。总之，征集旧闻，广赖众力，成书不易，故鲁迅颇自珍惜。

将文言翻译成白话，难处在保存原作文字的风格和微妙之处。这和将外文翻译成中文的情况完全一样，文字愈精妙的就愈难译，要不损伤原作的妙处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读到鲁迅《序例》最后几句话“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时，就想到，恐怕没有一个人能有本领将这十三个字译得跟原作一样好。

传奇“文备众体”，杂有诗赋词曲的作品不少。有的仅两句、四句，有的一篇之中有好几首，最长的有像《长恨歌》之类的长诗。倘若不翻译，工作似乎只做了一半；要译出来，困难自然要超过译散文，因为至少总要译得像诗词的样子。经过实践，我们感到比较可行的办法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不强求划一。诗，一般都翻译，并大体押韵，以免过于散文化；但遇有个别极浅显易懂、与白话没有多大区别的诗或民谣，就不一定再添几个字，硬是画蛇添足地改变它的原样。因为我们不是为翻译而翻译。好比说，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一首，除了可将“举头”改成“抬头”外，还能怎么个译法？还有什么译的必要！所以偶而碰到这类情况，我们也有保持原诗原句或只改其一二字的。

文中也有写对对子的，这与律诗中的对仗还不一样。律诗中的对仗，翻译成白话，能对固然好，不能对的，不对也不要紧，

因为文中反正只说做诗，对对子则不同，若译出来不成对子，算个什么呢？而且对对子完全看你用字造句的技巧，所以不能译也不必译。若句子中有不太好懂的地方，我们只加括号解释。

词曲的语言多数比较浅显，偶有几处太文、不够畅明的，我们采用“半译”的方法来解决。也就是说，只改换或增加几个字，有时一句分作两句，使之既易于理解，又能保持长短句搭配的自然音节，仍像一首词曲的样子。想必读者不会误认为某词牌、曲牌的字数句数，就是经我们改动过的格式。这是尝试，是否妥当，得失如何，只好请读者来评定了。

原书正文中有些加括号的注文，我们这次翻译时，多数还是保留了；也视情况有所增删。增加最多的是《东阳夜怪录》，因为该篇所述，是诸多动物化为精怪，彼此高谈阔论、吟咏诗作的故事，引用古籍中有关动物的典故和双关语特多。这使我们在翻译时增加了很大的困难。因为只有把难懂的古语换成通俗的今语才算译，然而改换语词又会同时失去其谐音、双关的妙处，典故用在诗中而兼有这些作用的地方更是如此。所以要解决这一矛盾，在用语上便颇费斟酌。在这方面，我们确是化了不少气力。实在难以两全的，就只好借助于加括号注文来弥补了，想必读者是能够谅解的。

传奇既是小说，写到某些历史人物、事件，虽可能也有某些事实或传闻的依据，未必尽属虚构，但核之于史实，则又常常有年代先后或地名人名之谬误。如《隋炀帝海山记》称“炀帝生于仁寿二年”，仁寿二年为公元602年，其时炀帝已34岁，两年后便杀文帝即位。又称“帝名勇”，炀帝名广，这些地方错误太明显，若不指出，怕贻误历史知识不太多的读者，我们加了极少量的注说明之，或同时作了校改，但一般的错误，都不注不改。因为毕

竟是小说。又如《隋遗录》记虞世南作《应诏嘲司花女》诗，后人不加审辨，在编纂《全唐诗》时，也将此诗收录于虞世南名下。其实，隋代还根本没有七言绝句，更不必说完全合律的七绝了，它只不过是晚唐小说家自己的创作。炀帝的《双调望江南》词八阙也是如此。又，有些作品如《周秦行纪》、《隋遗录》等的作者，多系当时人及后人伪托，鲁迅先生在《稗边小缀》中已有考证。诸如此类，我们也不特别加以考证，因为从学术角度研究传奇不是我们译书的任务。我们只希望读者在阅读时，不要把传奇小说中所述种种，当作一般史料来看待。

某些名物、语词，因年代久远，不得甚解又一时无处查考的情况，也会偶而碰到。翻译不同于注解，可以据实注明“未详”，或干脆跳过去不注，所以，要想完全避免望文生义、强作解人之诮，也并不容易。好在这种地方不多，碰上了，我们只好抱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多加斟酌，谨慎下笔，不自以为是。

本书得力于中国艺术研究院苗洪同志处不少，好些篇翻译的初稿，原出自他的手。全书又经上海古籍出版社李梦生兄十分认真负责的审校、修改、润色，化费了他很多的时间、精力，谨在此表示我们衷心的感谢！

语译古籍的经验不多，又限于水平，此书不当和疏误之处恐所难免，还祈广大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蔡义江 蔡宛若

1993年12月于北京

出版说明

小说一词，在中国出现得很早。最初的意思是指琐屑之言，无关道术宏旨，与现今文学意义上的小说概念，更是风马牛不相干。后来班固著的《汉书·艺文志》上说：“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则与今之所谓小说渐近。但《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十五家小说共一千三百九十篇，至隋朝时已全部散佚。不仅如此，现存所有的汉人小说，也全都是出于后人伪托。因此，要论中国的小说，还当自六朝始。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篇说：

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也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

可见六朝以来志怪之书丛生，其中的代表作当首推东晋人干宝所著的《搜神记》。干宝在当时号称“良史”，文笔简洁，直而能婉。在志怪小说盛行时，志人小说也渐峰起。汉末以来，社会渐重人物品题，声名成毁，决于片言。东汉人李膺，主持裁鉴，当时士人被他接待过，谓之登龙门，可见当时风气之一斑。到六朝时，名士崇尚清谈，有因片语而得官者。如东晋人阮修遇到丞相王衍。王衍问他老子与庄子同样宣扬自然，两者究竟有什么不同，阮修回答说：“将毋同。”（大约差不多吧）王衍就聘他做属员。为适应这种社会风气的需要，就有志人小说产生。志人小说主要记录朝官、名士们的言行，在当时是简直可以当作升官教科书来看的。志人小说中最著名的是刘宋人著的《世说新语》。其书“记言则

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实是同类书中的佼佼者。

志怪小说与志人小说是中国文言小说的两大主流，其风气所及一直影响到清代末年。

但是六朝人写小说，无论是志怪还是志人，都不是有意而作，而且对于鬼神怪异、伟言奇行，都是当作真实来记录的。篇章短小，文笔简炼，没有多少想象的成分。打破这一风气的是唐代传奇。唐代传奇与六朝小说相比，有以下几点不同：一是篇幅加长，有的甚至长达数万言；二是叙事生动，文采斐然；三是有意作小说，书中寄寓了作者的人生观、世界观，借传奇以阐发现实人生哲理。因此，我们可以从唐代传奇中看到当时的风俗民情，可以见出当时的习尚，甚至可以将小说的材料来印证唐代的史实。像陈鸿所著的《长恨歌传》与《东城老父传》，即可看出作者是在以史学家的眼光来探究开元、天宝之际治与乱的根源，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唐代传奇无论在思想内容方面，还是艺术手法上，都明显地超过六朝小说。其中名篇如《离魂记》、《柳毅传》、《霍小玉传》、《南柯太守传》、《李娃传》、《莺莺传》及上述陈鸿所著的两篇小说，无不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这些优秀的传奇作品，以其特有的魅力，浸润浇灌了后世的艺术之花。宋代以后，文坛、艺坛上有不少作品就是直接取材于唐代传奇。其影响之巨难以估量。唐代传奇是中国文言小说史上的一座巍巍高峰。

宋人承晋唐余绪，所作志怪、传奇不少，但志怪则大都偏重事状，少所铺叙；传奇则主角多为古人，少及当代。由此也可以看出宋代文人较之唐人拘谨小心得多，不像唐人那样放达潇洒。而且唐代士人应举之前，喜欢以行卷遍谒当道，求得誉扬，作为进身之阶；所作传奇，也常挟带在行卷中。文人之喜作传奇，也是风气使然。即使如“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也曾作《毛颖传》炫世，未能免俗。到了宋代，此风寝息，传奇作手也就少了许多，加之宋代文人无唐人的大魄力，所作传奇远较唐代传奇逊色。但

其中如《赵飞燕外传》、《杨太真外传》、《大业拾遗记》等也还是很有看看的作品。

宋代时，市井中“说话”兴起，并且很快盛行开来，于是就有话本小说及拟话本小说产生，后来逐渐发展成《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洋洋巨著。同时戏曲这一文艺形式也在市井中逐渐发展。可以这样说，南宋至元明时期在文坛和艺坛上是戏曲、白话小说的天下。相对来说，除了明初有一部《剪灯新话》之外，也没有更好的文言小说集了。《剪灯新话》的特色是内容多叙写情爱，书中多艳语情词，颇合当时人的爱好，一时仿效者纷起，以至于闹到在明英宗正统七年（1442）时，有人上书请求禁毁此书，从中也可看出它的影响。

清代是中国文言小说史上的又一高峰，不但数量之多，超越前代，而且质量品味之高，与晋、唐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堪称翘楚者当推《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蒲松龄以左丘明之笔，司马迁、班固之才，借谈狐说鬼，寄寓人生感慨；所写狐鬼，多具人性，言谈举止与普通人毫无二致，只是在篇末才稍露诡异。小说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广泛而深刻，对于黑暗的社会制度，多方抨击；对于人类的良知，百般歌颂。而文笔又婉曲微妙，绘声绘影，读者耳目，为之一新。小说问世之后，不胫而走，传抄翻刻，几乎家置其书。其盛况与稍后之《红楼梦》相类。但是生于稍后的纪昀对此书并不满意，他说，一对情人幽会时，悄悄地说私房话，你是从何知道的呢？倘若说这是作者经历的自述，恐怕也不合情理。他认为《聊斋志异》只是才子之笔，而不是著述家应有的作品。于是他振笔写作了《阅微草堂笔记》，收录异闻奇事，而文笔崇尚质朴，雍容淡雅。纪昀多年任《四库》馆总裁，得见内府秘书，又加以才思卓识，无人可及。所以《阅微草堂笔记》一出，使摹仿《聊斋》之风，有所改变。

《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实际上代表了清代文言小说

的两大流派。《聊斋志异》取径唐代传奇，以情韵胜；《阅微草堂笔记》追踵六朝，以天趣胜。两书行世后，都有大量文人追随仿作。袁枚之《子不语》与《阅微草堂笔记》出版时间接近，当然说不上是步趋纪昀，但风格取径则大略相似，文笔较自然活泼，而内容则更杂而广。取法《聊斋》的作品中，较出色的有《夜谭随录》、《萤窗异草》、《夜雨秋灯录》、《后聊斋志异》（又名《淞隐漫录》）；所叙则人事渐多，而狐鬼渐少，钟情者也多由牝鬼雌狐而易为青楼妓女。至清末，海禁渐开，小说中也多有涉及海上繁华及异域风光者。

中国的文言小说是我国优秀文学遗产的一部分，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应当去了解它，研究它，从中汲取营养，为今天的艺术创作服务。由于这些作品文字比较艰深，所以长期以来读者面比较狭窄；尤其对于今天一般青年读者来说，要阅读这些作品，确有一定的难度。为此，我们约请了一批研究有素的专业工作者，将其中十部优秀作品译成白话，以飨读者，取名为“十大文言短篇小说今译丛书”。这十部作品是：《搜神记》、《唐宋传奇集》、《剪灯新话》、《聊斋志异》、《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夜谭随录》、《萤窗异草》、《夜雨秋灯录》、《后聊斋志异》。前文提到的《世说新语》，因为打算另出白话单行本，所以未列入本丛书。希望读者通过这十部书，对中国古代的文言短篇小说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年12月

目 录

出版说明	1
------	---

前 言	1
-----	---

卷 一

古镜记(王度)	1	枕中记(沈既济)	13
补江总白猿传(缺名)	9	任氏传(沈既济)	16
离魂记(陈玄祐)	12		

卷 二

编次郑钦悦辨大同古铭论 (李吉甫)	23	柳毅传(李朝威)	29
柳氏传(许尧佐)	26	李章武传(李景亮)	38
		霍小玉传(蒋防)	42

卷 三

古岳渎经(李公佐)	50	三梦记(白行简)	70
南柯太守传(李公佐)	51	长恨传(陈鸿)	72
庐山冯媪传(李公佐)	59	东城老父传(陈鸿)	79
谢小娥传(李公佐)	60	开元升平源(吴兢)	84
李娃传(白行简)	63		

卷 四

莺莺传(元稹)	87	无双传(薛调)	106
周秦行纪(牛僧孺)	95	上清传(柳珣)	111
湘中怨辞(沈亚之)	99	杨娼传(房千里)	113
异梦录(沈亚之)	101	飞烟传(皇甫枚)	114
秦梦记(沈亚之)	103	虬髯客传(杜光庭)	119

卷 五

灵应录(缺名)·····	124	灵应传(缺名)·····	136
东阳夜怪录(缺名)·····	126		

卷 六

隋遗录上(颜师古)·····	145	隋炀帝海山记下(缺名)·····	156
隋遗录下(颜师古)·····	149	迷楼记(缺名)·····	162
隋炀帝海山记上(缺名)·····	152	开河记(缺名)·····	168

卷 七

绿珠传(乐史)·····	177	杨太真外传下(乐史)·····	189
杨太真外传上(乐史)·····	182		

卷 八

流红记(张实)·····	198	王榭传(缺名)·····	218
赵飞燕别传(秦醇)·····	201	梅妃传(缺名)·····	222
谭意歌传(秦醇)·····	206	李师师外传(缺名)·····	227
王幼玉记(柳师尹)·····	212		

古 镜 记

隋朝时，汾阴有个侯生，是天下的奇士。王度常以对待老师的礼节对待他。侯生临终时，送一枚古镜给王度，说：“有了它，各种妖邪都会远远避离的。”王度接受了镜子，十分珍爱它。

镜子直径八寸，镜背中心凸处制成麒麟蹲伏着的样子。环绕它分为东、南、西、北四方，有龟、龙、凤、虎按四方分布。四方之外又设八卦，八卦之外是自子至亥的十二时辰的位置，各有代表时辰的畜类。时辰牲畜之外，又有二十四字，围绕镜边，字体似隶书，点画都齐全，但又非字书中所有。侯生说：“那是二十四节气的象形。”对着阳光一照，镜背的花纹字画，笔墨透入影内，连最细微处都看得清清楚楚。拿起来一敲，有清音慢慢地腾起，响了整天才停止。呵，这的确与普通的镜子不一样啊！它受到高人贤者的赏识而自称灵物是完全应该的。

侯生常常说：“从前，我听说黄帝铸造过十五枚镜子，第一枚直径有一尺五寸，是按照满月的天数制造的。因每枚镜子的大小各相差一寸，这是第八枚镜子。”虽然此事年代久远，记载有缺，但高人所说的话，是不可不信的。从前杨宝接受黄衣童子报答他的白环，子孙都得绵延福泽；张华失去了他获得的宝剑，他自身也同时遇害丧命了。现在，王度遭到时世的困扰，平常郁郁寡欢，王室如同经过焚烧一样，什么地方可得安身度日？宝镜又失去了，可悲呀！如今我记下此镜的奇异事迹，写在后面，如果千年之后，有重新得到它的，可据此而知道它的来历。

大业七年五月，王度辞去御史之职回到河东，正遇上侯生逝世，而得到了这枚古镜。那年六月，王度回长安，到长乐坡，住宿在房主人程雄的家里。程雄新近接受了一名婢女的寄宿，她长得很端正美丽，名叫鸛鹄。

王度住下来后，准备整理一下衣帽，便拿出镜子来自照。鹦鹉远远看见，立即叩头至流血，说：“再也不敢住了！”王度于是找来主人问什么缘故。程雄说：“两个月前，有位客人带着这个婢女从东面来。当时，那婢女病得很重，客人就将她留下寄宿在这里，说：‘我回来时带她走。’至今没有再来，不知那婢女为什么这样。”

王度怀疑她是妖精鬼魅，便拿出镜子来逼问她。她就说：“饶命吧！我马上就显出原形来。”王度立即遮住镜子，说：“你先说明自己的情况，然后再显原形，我就饶你的命。”那婢女拜了几拜，便讲述自己经历说：“我本来是华山府君庙前大松树底下的千年老狐狸，经常变幻形体，迷惑别人，罪该处死。这样，就遭府君追捕，逃到黄河与渭水之间，当了下邳陈思恭的干女儿，得到了思恭的妻子郑氏的尽心抚养，他们将我鹦鹉嫁给了同乡人柴华。鹦鹉跟柴华感情不融洽，又向东逃走，出了韩城县，被过路的李无傲抓住。无傲是个粗暴汉子，便劫持鹦鹉到处游荡了好几年，不久前跟随他来到这里，忽然又将我留了下来。想不到竟碰上了天镜相照，要隐形逃避都无路可走。”

王度又对她说：“你本来是老狐狸，变形成人，岂不是害人吗？”婢女说：“变了形去侍奉人，并非有害；只是逃躲府君监管，变幻形象蒙人，是神道所痛恨的，自然是该死的了。”王度又说：“我放你条生路，怎么样？”鹦鹉说：“承您如此厚爱我，我怎敢忘记恩德。可是被天镜一照，就不能再逃走了。只是成为人样已久，羞于再变回到原形去。请把镜子放回到匣子里去，允许我再尽兴地喝一次酒而死去吧！”王度说：“镜子放回到匣子里去，你不会逃走吗？”鹦鹉笑着说：“刚才你还讲过动听的话，准许放我一条生路。藏起镜子，我逃走了，不正好完成了你的恩赐？只不过既被天镜照到，要逃窜也没有路了。我只希望能在余下的片刻的生命中，尽情地享受一生的欢乐罢了！”

王度立刻把镜子放回匣中，为她叫来酒菜，把程雄家的邻居都请来，和她一起饮酒说笑。婢女一会儿就喝得大醉，于是抖动衣衫，起舞歌唱道：

宝镜啊宝镜！

多可悲呵我的命运！

自从我变幻成为人形，

到如今已换过几家几姓？